

DARSTELLUNG DER ANTIKEN RHETORIK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 著
屠友祥 / 译著



外一种

Friedrich Nietzsc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古
典
修
辞
學
描
述

DARSTELLUNG DER ANTIKEN RHETORIK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 著
屠友祥 / 译著



外一种

Friedrich Nietzsc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修辞学描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修辞学描述:外一种/(德)尼采著;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异学文库)

ISBN 7-208-03785-X

I. 古... II. ①尼...②屠... III. 修辞学-研究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839 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傅惟本

· 异 学 文 库 ·

古修辞学描述(外一种)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屠友祥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5 字数 266,000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3785-X/C·114

定价 22.00 元

弁 言

尼采早岁曾在巴塞尔大学任语文学教授,1872—1873 年的冬季半学期,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彼时只有两名学生参加,一来自德文系,一来自法律系。尼采的健康状况其时已经不佳,开课未几,学生便需至其寓所听讲。如此,每周三晚,课程在尼采雅致的家中进行。灯下,尼采手执柔软的红色皮面笔记本,作着口授。学生倾耳而听,记下精言。其间,尼采不时中辍,或是凝神而思,或是予学生时间笔录。座中尼采出啤酒相待,佐以椒盐卷脆饼,他自己亦会倾饮一杯。

有论者谓修辞学为尼采哲学的精魂。然此课程笔记在《尼采全集》克勒讷(1912 年)和穆塞瑞恩(1922 年)版第五卷中仅收了前面的七章。后面九章从未出版过。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始以德英合璧的形式全文刊行。中译本即取其英文部分译出。

尼采的语言和修辞思想对 20 世纪后半叶法国人文学者的影响最深钜,罗兰·巴特即为显例。80 年代中期搜读罗兰·巴特诸书,觉语言、修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萦绕其身,其所见所论,俱属透彻,迥出常人之外。今掇拾其语句,参以己意,试作专题研述《修辞的展开和意识形态的实现》,与尼采的《古修辞学描述》合刊。

丛书名“异学文库”，异学相对于国学而言。然异同不可拘执而论。《易》之《同人》卦《象》曰：“天与火，按：与，亲也。《同人》之象上乾为天，下离为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自大同中，各从其类，令有区别——同而异。《睽》卦《象》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散万殊，而事志有类同通合处——异而同。

书目的择取，自有著译者的偏嗜在。使之成为含具独特风格的学术文库，则是孤悬的目标。琢之磨之，不意获之，亦未可知。

屠友祥

二千年十二月十一日

此课题获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谨志谢意。之前，曾承老一辈法国文学专家林秀清教授的举荐，在此敬表感悼之念。

二千零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NA 108



屠友祥

1963年7月出生，浙江萧山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以语言问题为研究重点。著有《言境释四章》(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修辞的展开和意识形态的实现》(与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合刊);译有罗兰·巴特《S/Z》、《文之悦》，尼采《古修辞学描述》。



F.W. 尼采(1844—1900)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1844年10月15日生于普鲁士萨克森的一个传教士家庭。1866年在波恩大学学习神学，不久改学古典语言学。1869年任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额外教授。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1872)、《善恶的彼岸》(1886)、《权力意志》(1895)等。《古修辞学描述》则是1872—1873年的冬季半学期的课程笔记。修辞学是其哲学的精魂。

古修辞学描述 尼采著 屠友祥译

- 一、修辞的观念 [003]
- 二、修辞学和雄辩术的门类 [014]
- 三、修辞和语言的亲缘关系 [019]
- 四、表达风格之纯正、明净、得体 [023]
- 五、与修饰言语相涉的典型言语 [033]
- 六、纯正的变异 [038]
- 七、转义表达 [045]
- 八、修辞格 [060]
- 九、演说的韵律 [074]
- 十、静态平衡原理 [083]
- 十一、诉讼样式和手段 [091]
- 十二、庭辩辞的诸部分 [093]
- 十三、议事的雄辩术 [114]
- 十四、慷慨陈词的雄辩术 [119]
- 十五、布局 [127]
- 十六、论记忆和发表讲演 [135]

修辞的展开和意识形态的实现 屠友祥著

(罗兰·巴特专题研究第一种)

- 写作:含具社会化意味的个人言语方式 [143]
- 音步、韵脚或典故之类最具意识形态的性状和社会化的面目 [147]

风格涌现自想象的渊深处 [154]

转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手段 [165]

意识形态借助直接意指实现天然状貌 [172]

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再现和修辞过程 [176]

一切语言都是修辞 [180]

局域与散逸 [185]

肯定之道 [228]

复数:差异与共同兼具的文化意象 [232]

中性之物的意义 [240]

风格经由句子营造自然感 [255]

修辞术依据流行意见处理某个主题 [272]

倾听言说着 [277]

“S/Z”, “/”, “SZ” [295]

意识形态·句子·文 [311]

恋物欲、虚无主义及其他 [326]

后叙一、语言之功乃在上达大道下致赏罚 [343]

后叙二、学术的进展和译名的重定 [346]

人名索引 [356]

古修辞学描述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屠友祥 译

一、修辞的观念

修辞观念的迥异于寻常的演变,例属古代和现代之间的特定差别:这一艺术近时颇有些受歧视,尼采原注:洛克表达其厌恶之情,强烈之极(《人类理解论》,3,10,34):“我们必须承认,修辞学的一切技术……演说术发明的一切机巧的纡回的文字用法,都只能暗示错误的观念,都只能够动人底感情,因而迷惑人底判断;所以它们实在是地道的骗术。”(采关文运译文,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497 页,文字微有更改)我们现代人即便使用之际,将它置于最为适当的境地,也只不过是弄着玩玩,凭着经验毛估估而已。一般说来,对真实本身是什么的感受,已有了极大的变化:某些人依旧生活于神话想象中,尚未触及历史精确性的绝对需要,修辞学便在这些当产生了:他们宁愿被说服,而不肯接受教导。况且宜于滔滔雄辩的人必由文科译案:修辞学为文科七艺之一的发展而造就出来。如此,它究竟而言是种共和政体的艺术:人们必须习惯于容忍最为诡异的意见和观念,并在相互刀来枪往之际持某种欢欣的情绪;必须发自心底地言说,一如自愿地倾耳而听;作为倾听者,亦必须多少能欣赏那运用着的艺术。古人的教育通常以修辞学告终: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人一个我们听来觉得怪异的概念至上的精神活动!康德就此作了极明晰的表述(《判断力批判》第 203 页):

言语艺术是雄辩术和诗艺。雄辩术这一艺术处理知性之类严肃事物,仿佛知性是想象力的自由活动;诗艺管束想象力的自由活动,仿佛想象力是知性之类严肃事物。因此,演说家宣示一件严肃事物,驾驭之际,仿佛只是玩着观念的游戏,以便听众乐而忘倦。诗人宣称只玩观念的趣致横生的游戏,然而知性奏了如此众多的效用,仿佛提倡知性事物成了他的一个目的。

古希腊文化活力的独特之处在于是可标举出来:它将一切事物,诸如智慧活动、生命的要务、必然的情势、乃至危险事态,统统都看作游戏。罗马人长时期里在修辞学上都是自然主义者,相对来说较为干枯,粗糙。然而罗马政治家的贵族气派,多种多样的审判实践,为其增光益彩;罗马的杰出演说家通常是强有力的政党领袖,而希腊的演说家则在同好的私人聚会上讲谈。注意及独特的庄重气度的,是罗马人,而不是希腊人。叔本华所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篇第129页),与前述观念恰相贴合:

雄辩术是这般技能,它在他人身上引发我们对某事物的看法,或我们对待此事物的意见,在他们身上激起我们对此的感受,因而使得他们与我们意气相契;所有这些均经由言辞将我们的观念之流传输到他们的头脑中,凭借如是的力量,此流使得他们自身已然所取的思维方向改道了,将那定势纳入此流自身的趋向,裹挟而去。他们的观念趋向先前愈是与此相歧出,则其扭转定势之功亦愈显精湛。

(叔本华)在此从罗马人的角度强调了(雄辩术)具独特个性的驾驭一切的优势地位;而在康德那里,从希腊人身上凸现了(雄辩

术为)知性事物中的自由活动。

一般地讲,现代人对修辞学所下的定义是不精确的,而就其正确定义的较量,持续了整个古代时期,在哲学家和演说家之间尤为剧烈。所有这些都由施本格勒(《莱茵博物馆语文学专刊》*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卷18,页481)译案:Leonhard Spengel 1863年在此刊卷18页481-526发表“Die Definition und Eintheilung der Rhetorik bei den Alten”一文编年纂辑,过后由李遐德·傅迩轲曼纂辑(《修辞学》,柏林,1872年)。译案:《修辞学》指Richard Volkmann *Die Rhetorik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in systematischer Uebersicht dargestellt*(《系统翻译的希腊人罗马人修辞学》)一书。那些避免给出严格定义的人,至少亦寻求着界定演说家的任务(telos, officium)。这就是说服(peithein, dicendo peresuadere):要把这具体地用定义(horismos)说出来是难的,因为效力不是事物的本质,况且说服之效甚至在最好的演说家身上也不会总是发生。西西里的柯拉斯(Corax)和梯希亚斯(Tisias)说,修辞学是个说服的工匠(rhētorikē esti peithous dēmiourgos);在多利斯方言中,工匠(dēmiourgos)这词的意义要比爱奥尼亚方言中的“创作者”、“设计者”高出一个档次:多利斯城邦最有权势的人就被这样称呼(那儿只有“匠人”)。译案: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附录一《西方古典修辞学》述及修辞学的确立,道:“当为说服、论辩的技巧或艺术,演说术在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等早期文学里,便已随处可见。在此之前,雅典城邦很早便有祭祀演说女神的习俗,这种一年一度的仪式据说由传说中的Theseus王所建立。但当为一门有意识的学科,希腊的修辞学要到公元前第五世纪才开始形成。它发源于西西里岛,从西西里传入希腊,在希腊的城邦环境发扬光大。一般认为柯拉斯(Corax, 539—443)和梯希亚斯(Tisias)师生是修辞学的建立人。当时西西里岛城邦独裁者被推翻,很多放逐的市民回流,他们为了争回自己以前被没收的土地牛羊,乃聘请柯拉斯为他们提出诉讼。柯拉斯被认为是首先提出演说的理论概念

的人。因为当时的情况,市民没有地契收条可当证据,这种诉讼论辩显然必需以旁证来理论,从每个案件的可能性(probability)或可信性来说服法庭。可能性这个概念也成为演说论述的基本立足点或出发点。此外,柯拉斯将演说家定义为以演说为其主要目的的演说人。他又指出,一篇演说应当有引言、说明、申论与结论四个部分。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论辩演说实起源于公堂诉讼,说服是它的主要目的。另外,可能性这个概念也是修辞产生的原因与基础,是演说之所以别于逻辑(logic)的主要特征。换句话说,如果逻辑是建立在真(或必然性)的原则上的论述,修辞则明白地是以可能性为其论说的原则或出发点。这一点尤其是修辞的中心概念,是修辞语言与逻辑/科学语言的区分所在,两者的对立也成为西方思想史里最基本的争论点之一,也是为什么所谓求真的传统必定要多方打击修辞的基本原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20页。高尔吉亚(Gorgias)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也是这样,译案:参见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53a,塞克斯都·恩披里可(Sextus Empiricus)《驳数理学家》(Adversus Mathematicos)2,63,301。后者以更为平实的语辞把修辞学解释为说服的知识(peithous epistēmē)。

柏拉图对修辞学有着强烈的厌恶感;他称其为技术,某种具有外在魅力的诀窍,措辞或声调中含具的快感(empeiria charitotinos kai hēdonēs apergasias),并将它贬入迎合(kolakeia)之地,与烹调术(opsopoiikē)、装饰术(kommōtikē)、诡辩术相比肩(《高尔吉亚篇》,第463页)。与此相对,尚有一丝儿别样的修辞学观点的痕迹(参见鲁焄蒂·希尔策Rudolph Hirzel《论柏拉图的修辞术及其意义》*über das Rhetorische und seine Bedeutung bei Plato*,莱比锡,1871年)。在《斐德罗篇》(239e及以下),宣称演说家应在论辩术的协助下获取对一切事物的清晰观念,以此他总是处于适切地表现事物的境地。他应让自身握有真实之物,以便同样掌控可能之物,由此,他便能够诱捕住听众。因而也就需要演说家通晓如何煽起听众激情的手段,如何以此手段驾驭

他们。最后,他必须具有人类灵魂的正确知识,并了解能震撼人类心灵的所有话语形态。故真正的言说艺术的形成,即以受极深广的教育为先决条件。职业演说家的任务是借可能之物的协助说服听众,这一假定并没有因受教育的先决条件而有所移易。当然,苏格拉底宣称(273e),无论是谁,一旦达臻知识的绝巅,不会再满足于卑下的任务;较高的目标便是“与他人交流已获取的知识”。明晓这点的人,他到达这个目标会是修辞学式的(rhētorikos),同样也是宜于传授的(didaktikos)。这目标仅为较高的一个而已;不过,并非每个修辞学的目标都需要悬起来。但它显然不能在生命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政治家篇》(304d),他否认修辞学可传授(didachē),而赋予它说服大众(plēthos)的职责,并以述说神话来包装(ochlou dia mythologias)。柏拉图正是以这种方法,把真正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描绘成时而是学园式的授徒者,时而是讨大众喜欢的辩才无碍的演说家。对话中的神话成分是修辞式的:神话就其内容来说有着可能性,因而不是讲授的对象,而是旨在从听众中激发某种意见(doxa),以此取得说服(peithein)之效。神话属精巧的童戏(pankalē paidia)之列:把修辞成分组合起来,恰如将前人写就的作品拼排一番,纯是为了娱戏。既不能以已写就的形态,也不能以修辞方式,来编织真理。片刻之间,毋需入规合矩地讲解,此际,神话及修辞的成分便活跃起来。诉诸见证,是种模拟的修辞手段,柏拉图式的神话同样也经由诉诸见证来引入。《理想国》(376e)很值得注意:柏拉图在此区分了两类言说,一为真实,一为虚假;神话属于后者。他认为神话在逻辑上是真实的,他不是就说谎指责荷马及赫西俄德,而是指责他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说谎。他在389b也同样明确地述说道,说谎在特定情况下对人类是有用的,必须允可统治者为了其城邦公民的利益使用谎言。

譬如他在第三卷 414b 引入一个道地的神话,以便在公民的头脑中确立特定的意见,为了这个目的,他并不回避当修辞手段用的说谎。

柏拉图针对修辞学的激烈辩驳,有时候直指普通修辞学的不纯正的目的,有时候直指修辞学者所受的训练全然粗糙而不充分,缺乏哲学的准备。他认为修辞学筑基于哲学教育之上,并用于善好的目的,亦即哲学的目的,若然,方是正当的。

我们只有两部专论修辞学的著作,其他的,均在许多世纪之后才出现。第一部是《亚历山大修辞学》(*Rhetorica ad Alexandrum*),此书与亚里士多德毫无干系,而很可能是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的著作(参见施本格勒,《语文学》,第 18 卷,第 604 页。)译案:指施本格勒“Die rhetorica(des Anaximenes)ad Alexandrum kein Machwerk der spätesten Zeit”一文,载《古希腊罗马语文学杂志》(*Philologus, Zeitschrift für klassisches Altertum*)1862 年卷 18 页 604-646。它纯粹是为了实际使用;整体上缺乏哲学深度,基本方面沿循了伊索克拉底的学说。没有对修辞学作出界定,通篇不使用修辞学(*rhētorikē*)这一名称。

[第二部,便是]纯粹的哲学著作了,对此后所有就概念作概念性的界定影响甚钜,它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修辞术是就每一事物觅出所有可能的说服方式的技能(*rhētorikē dynamis peri hekaston tou theōrēsai to endechomenon pithanon*),“它们都是合乎情理地可能,且令人信服”。(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2)如此,修辞学就既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epistēmē*),也不是艺术(*technē*),而是技能(*dynamis*),然而这技能可以上升成为某种艺术。不是说服(*peithein*),而是人们能够表达讼案,方是修辞学的目标:职业演说家能为棘手的讼案辩护,一如医治者护理身

古修辞学描述(外一种)